

革命奇僧曼殊上人 (三)

蔣君章

情之所鍾不違三戒

曼殊的詩、畫與小說創作，可以稱為三傑作。他的創作小說，自成一格，雖言情愛而不違於道義。當時滬上盛行的小說，有兩大派：一派在專言才子佳人式的私愛，而以偶語排句出之，稱之為鴛鴦蝴蝶派；另一派專談北里故事，以曲折離奇的筆調出之，可稱之為嫖經派。二者為社會所歡迎，而倫理道德之觀念，破壞殆盡了。故曼殊之小說問世，別創一格，每一書出，人爭閱之，一時有洛陽紙貴之勢。顧曼殊之意，不在以新風氣之小說鳴於時，實欲以新奇之小說成為社會崇拜之偶像，然後使其宣傳革命之作，易為世人接受。於詩亦然，當於下文說明之。

曼殊的小說，常自為主角，描寫他的際遇，故於小說中，常常可以發現曼殊之身世。但既為小說，當有真的部分，也有想像的部分，而真的部分之年月，也有顛倒的。故據曼殊之小說來考證他的身世，常有不實處，柳亞子曾為文訂正之。小說畢竟是小說，我們決不可以曼殊的自傳目之。

在台流行的蘇曼殊大師集，收錄的小說，有

非夢記、碎簪記、焚劍記、絳紗記、斷雁零鴻記、天涯紅淚記等篇，非全豹也。其中斷雁零鴻記敘述曼殊的事蹟最多，但亦若隱若現，有不可捉摸者，茲特摘要介紹其內容如下：

斷雁零鴻記共分二十七章，不繫回目，所謂章僅分段而已。這是一篇中篇小說，並不可以章多而以長篇小說視之。這篇小說之所以被疑為曼殊自傳，因為是用第一人稱「余」字來寫的。這篇小說一開頭便敘述一個纔成孩子的少年，於受戒之後，在海雲寺坐關三月。他首先說明海雲的來源說：「相傳宋亡之際，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崖山，有遺老遯跡於斯，祝髮為僧，晝夜向天呼號，冀招大行皇帝（按皇帝已死，稱為大行）之靈。故至今日，遙望山嶺，雲氣葱鬱，或時聞潮水悲嘶，尤使歎噓憑弔，不堪回首，」便充滿着國破家亡後的民族大義。小和尚坐關，三戒俱足，乃出關，諸僧言此小僧無母，他便心痛如割；及隨諸僧誦經，長老又言「求戒行人，向天三拜，以報父母養育之恩」，聲調肅穆淒愴，聞者酸鼻，而以曼殊為甚，他父親已去世，母又遠隔重洋，不明情況，幼小的心靈中，創痛無法可以形容。

離海雲寺而返受剃本寺，一日，本師命其下鄉化米，得一袋，負至中途，被匪搶走，時已薄暮，無所棲身，見一漁舟，喚請濟渡，漁人謂以漁為生，不渡窮和尚，不得已原途返回，遙見一燈火，就之，則一破廟，無香火，無僧人，也只有權宿一宵，忽聞戶外足聲，忽見一童忽忽而來，作行竊狀，怪而問之，則此一童子乃利用晚間，捉蟋蟀圖利，因為薪入有限，不足事母甘旨，前見廟側有一跨蜈蚣之蟋蟀，價值甚昂，欲捉之得錢，為母購羊皮襖禦寒。曼殊聞之，泫然淚下。童子訊其故，曼殊據實以告，童子憐之，引至其家，則其母乃曼殊之乳媪也。乳媪見曼殊，悲喜交集，撫其額曰：「傷哉，三郎！設我今日猶在彼家（按係指蘇家），即爾何至淪入空界。……夫人以慈愛為懷，待我仁厚，悠悠十數載，每飯猶能不忘夫人愛顧之心。夫人行後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，吾但順受之，良不忍離三郎而去。迨爾父執去世，欲馳書白夫人，使爾東歸，離彼惡緣。被婦偵知，以藤鞭我，即攢我歸。」於是為述曼殊身世，並以其母之住址告曼殊，且謂其母曾三次寄金，囑媪轉交，皆被蘇婦乾沒。自此，曼殊不僅知生母尚在，乃決心東去尋母。權且暫

住媼家，與媼子潮兒，日出砍柴賣花，冀二、三年中積資以東渡。

一日，曼殊照例賣花，天忽下雨，乃避雨於一大家之屋角。忽見前垣有一妙齡少女，清麗絕倫而面現憂色，見有生人，乃驚鴻一瞥而去。及雨止，曼殊將行，忽門啓而另一女子呼止之，且問其姓氏來歷，蓋係奉妙齡女子之命而來者，並謂「若非河合其姓，三郎其名者耶？」曼殊應是，女囑其明日再來，女公子當有表示。次日，曼殊應約冒雨而去，一僮啓門，以紙函授之即去。曼殊拆函，除書信外尚有多金。乃知具函之女子，乃曼殊之未婚妻雪梅，母已逝世，繼母虐之甚，且迫其父悔婚破約，但雪梅艱貞自守，以頑石不化自誓其愛，雖玉殞香消，在所不惜。且囑其持金東渡，訪母團敘。曼殊對雪梅，本來思念甚切，但以三戒俱足之僧，不欲自墮俗塵，毀雪梅之前途。此一奇遇，雖使曼殊心頭輓輓，促成曼殊提早訪母。乳媼促成曼殊與雪梅之婚事，但此非曼殊之本意。二日後，曼殊即別潮兒母子，至廣州，欲別恩師，則房已被新學所佔。復至香港，訪羅弼莊湘恩師於太平山下。女公子盈盈出迎於堂上，莊湘夫婦亦極欣慰，及曼殊告以東渡尋母，則皆淚盈於眶，頗有惜別之意，曼殊亦為之黯然。

莊湘為曼殊治西裝，購船票，要他時時函告近況，其女公子則以紫羅蘭與含羞草及西文書數冊為贈，趨前緊握曼殊之手，愁容見於顏色，曼殊亦在無可奈何中登舟揮手而別。所贈西書中有拜輪集（按曼殊曾在他處謂此書贈於其病中，前

後不一致，此其所以為小說家言也。但無論如何，拜輪集是雪鴻女士所贈，則可無疑。）雪鴻記言所贈英文書共三冊，即莎士比亞（近人皆譯沙氏比亞）、拜輪及室利全集（室利，曼殊在他處譯作絲利，近人則譯作雪萊）。曼殊曾評之曰：「拜輪猶中土李白，天才也；莎士比亞猶中土杜甫，仙才也！室利猶中土李賀，鬼才也。」他先讀拜輪集，至最後大海六章，嘆為「雄渾奇偉，今古詩人，無其匹也。」其推崇如此。六章詩印譯成中文四言詩，自誦數過，頗覺滿意。登岸就宿，從逆旅主人口中，知道母親的地址，相離甚近，乃由旅主引其乘車而去。途中惟恐母已他遷，不敢多想，便是所謂「近鄉情更切」了。

及至相州逗子驪櫻山村八番，即乳媼所告的地址，叩門，有廚婦應門，問其是否為河合夫人之居所？婦言夫人曾大病，今方愈，醫者囑勿見客，有事可代達。曼殊告以與夫人乃母子關係，非面見不可。婦囑稍待，良久始引入，將及廊，一垂髫少女奔出，謂「阿兄歸來大幸，阿娘病已逾月，今小睡已覺，請兄相見。」於是登樓見母，曼殊記相見之情況云：

「甫推扉，即見吾母班髮垂垂，据榻而坐，以面迎余微笑。余心知慈母此笑，較之痛哭尤為辛酸萬倍，余即趨榻前伏吾母膝下，不能言，惟淚如潮湧，濺濕棉敷。此時但聞慈母啞聲而言曰：吾兒無恙，謝上蒼垂憫三郎，爾且拭淚面余。余此病幾殆，年邁人固如風前之燭，今得見吾兒，吾病已覺霍然脫體，爾勿悲切。」

這是一頁母子久別重逢圖，幾使人淚眼模糊，不忍卒讀。其母特別向曼殊介紹其妹，謂係養女，名蕙子，表明其母並未改嫁，仍未脫中國人的貞潔觀念。乳媼生活清苦，曼殊之母，寄百金以濟之。在曼殊歸後之第三日，母子三人同至龍山寺掃墓，謂其祖與父均葬於龍山寺內。曼殊細心安排其為日人，此處頗具匠心，以作者觀之，曼殊實深恨蘇氏家族，故寧願為日本人，處處暗作說明，為不辯解之辯解，其苦心於此見之。掃墓後遇雪而歸。曼殊述其母氏之言曰：「三郎，雪彌劇，余等過歸。」按曼殊遇雪梅，是在清明前二日，離乳媼家則為清明後三日，經廣州、香港，均有停留，香港治裝候船，當有較長期間的耽擱，則其返回橫濱而與母掃墓，至早當在四月底，四月底在橫濱附近，還會下雪嗎？還會下三寸厚的雪嗎？故斷雁零鴻記雖多曼殊身世之資料，但終為小說家言，當無疑義。

曼殊歸家不久，其母攜至箱根見其姨母，據說是冒着雪去的。其姨母問曰：「此是誰家寧馨兒？」由此可知自香港起即未易僧裝。在姨家，見一妙齡婀娜女子，攜茶敬客，蓋其姨表姊也。客至，主婦或其子女奉茶敬客，此為日本之風俗，今尚存在。其姨母特為介紹說：「靜子，余猶憶三郎去時，爾亦知惜別，絲絲墮淚；爾長於三郎二十有一月，即三郎為爾阿弟，爾勿踴躍作常態也。」是晚，曼殊發燒如住火宅，病不能起。雪不止，家人皆無計，曼殊則頗念雪梅，但與雪梅訂婚及為僧事，皆隱而未言。姨母告以：母歸未久，即得蘇氏來函，謂三郎入山，為虎所噬，

故東京家人皆知曼殊已死，蘇婦之毒，由此可知。曼殊自言：「猛觸宿恨肺葉震然。」其憤恨之深可知。其姨母以自采之藥，煎汁令曼殊服之，小愈。姨母後告之曰：「吾與汝母俱為老人矣，老者豫為交代後事。靜子最關吾懷，彼少失怙恃，依吾已十有餘載，吾但託之天命。」曼殊始知靜子為其姨母之養女，且其語氣中有以靜子相許之意，曼殊殊銘感之。病四晝夜而愈，曼殊記其日為三月三日。前後自相矛盾如此，可知其自賣破綻了。

曼殊病中，每日必有鮮花插瓶中，病愈之晨，發現一翡翠錦針於几上，始悟靜子對彼關切之深，且似有示愛之意。室內布置簡雅，小几置有鳴箏、鑑屏、銀盒、筆硯、絳羅俱備，潔無纖塵，心知此為靜子之臥室。曼殊尚有一姊未悟，心念之，問母歸時。母謂：本擬爾病稍廖即歸，姨苦留，若有心事與我商量似的，苟爾居此舒泰，一時無歸意。曼殊樂之，在晨餐時，下樓參加，姨歡欣萬狀，謂靜子曰：「三郎無恙矣，爾趨前為道晨安。」靜子如命，「玉人密髮虛髻，豐姿愈娟媚」，使曼殊「心緒飄然」，不敢正視。於是曼殊與靜子墮入情網中。

曼殊在姨氏家，住到秋天方歸，不覺「中懷悵悵，重愁在抱」，曼殊自記別前一日的情景云：

「步至石欄上，忽聞衣裾蟋蟀之聲，少選，香風四溢，陡見玉人靚裝，去余僅數武，一迴青盼，徐徐與余眸相屬矣。余即肅然鞠躬致敬。爾時玉人雙頰微頰，然不若前次之羞澀。

余覺玉人似欲言而未言，余益暇踏，進退不知所可。忽覺菊上有物，如粉蝶，將逾牆，趨前捉之，方知為蟬翼紗，落自玉人頭上者，遂以雙手奉玉人，玉人以慧目迎，發羞柔聲：多謝三郎見助。復曰：豆子氣候溫和，吾甚思造府奉調，恐歲內未能抽暇。是間為深山，氣候懸殊，唐人詠羅浮詩云：遊人莫著單衣去，六月飛雲帶雪寒，未知三郎以為何如？余奇駭，不能作答，久而謹言曰：謝阿姊分神及我，果阿姊見枉寒舍，俾稚弟朝夕得侍左右，幸何如之，寒舍東西詩集不少，亦可挑燈披卷。敢問阿姊喜讀誰家詩卷？玉人低首凝思，輾然答曰：從來好讀陳後主詩，亦愛陸放翁，比來讀莊子及陶淵明詩；吾書置多理學家言，乃明遺臣朱舜水先生所贈吾遠祖安積公者。……朱公以崇禎十七年，即吾國正保元年，正值胡人猖披之際，孑身數航長崎，欲作秦庭七日之哭，竟不果其志，迨萬治三年而明社覆矣。朱公以亡國遺民，恥食二朝之粟，遂留寓長崎，以其地與軍戶鄰近，遂成功誕生處近也。後德川開之，遣水戶，儒臣聯為賓師，尤彈禮遇，公遂傳王陽明學於吾國。至今朱公遺墓尚在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上，容他日當導三郎一往奠之，三郎其有意乎？又聞朱公酷愛櫻花，今江戶小石川後樂園係朱公親手經營者，公目清人，疾之如仇。易簀時以漢語為遺言，無人知之，不亦大可哀乎！三郎明朝行耶？胡勿久留？余雙頰大頰，俯首至胸，久乃囁囁曰：阿姊懇懇如此，殊可感也。」

這是一對初戀的璧人，臨別前的一段對話，其脈脈含情之處，無須贅述。但作者特別要指出一點，那就是曼殊撰小說果何所為？為傳其情乎？那還成什麼革命詩僧？他是為革命而撰小說，在引入入勝處，插入朱舜水反清復明的一段，很自然的從他的情人人口中說出，不着半點痕跡，而達到他宣傳反清革命的任務。這是最高級的宣傳手法。日人愛櫻花，且以之為國花，世人莫知其由，讀此一段，便可知它的來源，此亦歷史的小掌故了。

曼殊一家三人自姨家歸時，姨母與靜子同來，故與靜子時常見面，但惟莞爾一笑。母問曼殊：「靜子何如人？」曼殊答稱：「慧秀孤標，好女子也」。母樂不可言狀，鄭重告之曰：「我亦極愛靜子和婉有儀，決納靜子為三郎婦。靜子父母不全，無兄弟，依俗應入贅，然吾與姨同居，無礙也。苟靜子不得賢夫子而待，則若姨何以自對，得婿三郎，若姨重肩卸矣。」

這個必然而來的問題，終於來了。曼殊盈淚於眶而辭曰：「兒終身不娶。」母責之曰：「兒病時湯藥皆靜子自調，懷誠已久，爾竟岸然作是言？」語尾嚴峻，大為不樂。曼殊乃以愛靜子如骨肉，但不娶非敢抗拒母姨之命，而有不得已之苦衷，但未明言其故。母凄然曰：「三郎，善體我意，但望爾與靜子早成眷屬，余雖入土，猶含笑也。」其言悽楚，曼殊乃長跪母前請恕，後此唯有謹遵慈命。母始破涕而慰勉之。曼殊這一允諾，實是權宜慰母之意，是要等候機會，用最婉轉的言語，要他母親收回成命的。從此，他的母親笑逐顏開，甜在心頭；而曼殊則在無人時愁苦萬狀。

，苦入神髓百無聊賴時，則作畫以自遣。按曼殊返日後，曾在上野美術學校學藝術，先後凡二年。靜子相愛事發生於曼殊回日八個月之後，以他的天資，能作畫，倒不稀奇；但奇怪的是斷雁零鴻記中，並無入藝術學校之記載，一若他之能畫，是在國內學會的。何以不記學畫事？誠不可解。

一日，曼殊另作一畫，有激石之怒潮，有遠海的波紋，復有一沙鷗斜身渡烟而沒。畫方竟，其妹攜靜子來，邀其出遊，靜子入室視其畫，此為是否寫匡山之作？有使人入清古代疆域的感覺。曼殊謙稱：畫筆久廢，以稱許適當為愧。由此數語，更可知斷雁零鴻記之小說成分的多，然靜子之言，益使曼殊感其才識之高，而增加他精神上之痛苦，而嘆為曠世難逢的奇遇。靜子不僅通書能畫，兼能誦梵文，曼殊認為「慧骨天生，一時無兩」，而以不能長待為畢生最大之憾事，曼殊從靜子口中，知道她曾畫過花燕一幅，要求一觀，靜子取出，曼殊見畫中有一蓮池，環以垂楊修竹，乃姨家的景色，有女郎兀立，御碧羅衣，挽文金簪，類漢制，曼殊贊為仙品，嘆為得未曾見之作。曼殊之愁苦，母與姨皆未覺，獨靜子知之，問其故？曼殊不能答，乃顧左右而言他。靜子追問，並詢姨曾作何語關白三郎？曼殊答以「雖有亦依稀不可省記。」靜子聞言，神色大變，乃出其襟間香羅帕授之，並云：「三郎珍重，此中有繡角梨花箋，嬰年隨阿母挑繡而成，謹以奉贈，聊報今晨傑作（按即上述之匡山圖），三郎其亦知吾心耳！」這是他們第一度談情，一躲一逼，

但皆脈脈深情，曼殊頗有難越情關之恐怖。

曼殊自姨家歸後不久，其姊亦歸，逗留數日歸去，闔家送之，此為曼殊與靜子第三次醫談。靜子作魏代曉霞妝，餘髮散於右肩，束以韃帶，迴絕世裝，益增冷艷。靜子為曼殊上冠杖，同送至廂，車發乃歸。靜子指田間農事，吟范石湖詩：「采菱辛苦慶犁鋤，血指流丹鬼質枯；無力買田聊種水，收來湖面亦收租」，而嘆租稅之繁重與農民之疾苦。言畢，表示其母將攜渠及曼殊之妹歸箱根，問曼殊願否同去？曼殊沉思有頃，答稱：「如阿娘行，我必同叩尊府。」靜子聞言淚下，問：「三郎晨間何以作戚戚憂？望以傷感之故，掏心相告。」曼殊抗聲答曰：「心偶不適，勞阿姊詢及，慚何可言，幸阿姊饒我！」曼殊此答，已吐心中苦處，但靜子不甚了解，默不一言。既而曼殊失聲曰：「吾滋愧悔於中，無解脫時矣。」言罷，淚落如雨，靜子出丹霞巾，使拭淚。是日兩人均未進午餐。而曼殊心中的苦悶與矛盾，自此更深：彼志在學佛成道，但難於擺脫對靜子的情網。他佩服靜子，「抗心高遠」，有「大善知識」，但兒女情長之眼波中，殊為可畏。曼殊殆欲以慧根化解此一段姻緣，使雙方各得其所，但希望甚微。

經過詳細的靜坐與思慮，他的理智逐漸勝過情感，而作最後的決定。他認為他的回家是為了母親，何可橫生枝節，墮入情網？以致負己負人，惹出以後的種種麻煩！他忽然想到佛言「佛子離佛數千里，當念佛戒」，決心刪除艷思，堅持佛戒，歸訪師父，重重懺悔，但此意暫勿告母，

以免被阻。但是他已發現靜子的病容，疑靜子已發現其心中秘密，轉念向靜子表白，或可得其原宥，亦不致受過於薄情之譏。乃下樓，未至其室，先聞琴聲與靜子和妹子的談話，獲知靜子的至情，廢然而返，泣下數行，然曼殊既已大徹大悟，心中無復苦楚。乃留書曰：

「吾姊妝次：嗚呼，吾與吾姊終古永訣！吾實三戒俱足之僧，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。吾姊盛情殷渥，高義干雲，吾非木石，云胡不感；然余固是水曜離胎，遭世有難言之恫，又胡忍以飄飄危苦之軀，擾吾姊此生哀樂耶！今茲手持寒錫，作遠頭陀矣。塵塵剎剎，會面無因。伏維吾姊貸吾殘生，夫復何云？倏忽離家，未先另稟阿娘、阿母，幸吾姊慈悲哀愍，代白此心，並婉勸二老，切勿悲念頑兒身世，以時強飯加衣，即所以憐兒也。幼弟三郎含淚頂禮。」

他把這封信寫了以後，急易裝，置信於食盒中，此盒為靜子送水果之用，意必在揭盒時見之。晨鐘鳴七下，曼殊正欲離家，而為靜子所見，囑稍待，具晨餐，但見曼殊臉色大變，疑為感冒，曼殊則以散步吸新鮮空氣謊之，終於乘間脫走。

以上是斷雁零鴻記的摘要，這是曼殊的初戀，在情海的萬丈波濤中，卒獲解脫。此一戀愛問題的解決，成為曼殊與異性少女交往的一種模式。也就是說他和異性少女交往，並不避嫌，一樣的纏綿悱惻。他的情愛，完全出於一片真誠，絲毫不存色慾之念；故雙方至難解難分時，則斷然離去。即娼寮中，如有友好邀約，亦所不辭，但

他是懷着好奇心而往，決不言及非義，儘管朋友們七搭八搭，他則伏案索紙筆，漫不經心的作畫，人近視之，則已酣然入睡了。其定力之深，完全是佛教的戒律使然。見美色而喜，曼殊與常人無異，酬酢之間，一往情深，也和常人一樣，但決不破色戒。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故值得青年人效法，故曼殊始終為禮教中人。

在曼殊的集子中，有絕妙女子詩詞四百首的選集，始自席佩蘭，她是清中葉風流才子袁枚的首席女弟子，也是隨園女弟子詩集的第一人。著有長真閣集，在吟詠中負有盛名，夫常熟人孫淵源，為翰林院庶吉士，夫婦均有才名，同為詩人。錄其暮春一首以示例：「十樹花開九樹空，一番疏雨一番風；蜘蛛也解留春住，宛抽絲絲網落紅。」其詩清新脫俗，為曼殊所喜。其第二名則為金逸，蘇州陳秀才竹士之妻，也是夫婦詩人，茲舉和竹士曉遊鄧尉作爲例：「一聲笛破晴空烟，欲明不明五更天，樹頭殘月白墜水，湖上曉山青入船。風梵飄香落雲外，波光擁棹來門前，四圍皆雲失大地，徜徉絕頂疑逝仙。」由此可知曼殊之心事，其內心的幽憂，固不盡身世有難言之隱的關係。其姨表姊靜子小姐，能詩能畫能梵文，其心思尤慧，其讀書亦多，正是曼殊的理想伴侶，一若孫淵源與席佩蘭，陳竹士與金逸而或過之，然曼殊以慧劍斬情絲，絕裾而去。故絕妙女子詩詞選，依作者的看法，是曼殊對靜子的依戀，選此四百首詩詞，誠所謂慰情聊勝於無，有心人讀之，應為曼殊一掬同情之淚。

輕靈飄洒的天才詩人

曼殊的詩，走的是輕靈飄洒和沉痛哀怨的路，完全是天才和情感的融合，到處留情，到處留畫留詩，仍不失其家國身世之感概和民族大義的表揚。當時「輕風細雨紅泥寺，不見僧歸見燕歸」之句，不知道吸引了滬上多少詩人和名媛淑女的嚮往和感嘆！

現行的曼殊詩集，古體詩甚少，五言絕句也有限，而以七絕爲最多。其別靜子而去，內心痛苦至深，在他的詩中，對此事耿耿於心，故有此類的詩特別多，幾乎舉不勝舉，而以本事詩爲顯著。詩共十首，茲摘錄數首如下：

無量春愁無量恨，一時都向指間鳴；
我亦艱難多病日，那堪更聽八音箏？
大室番茶手自煎，語深香冷涕潸然；
生身阿母無情甚，為向摩耶問夙緣。
桃腮檀口坐吹笙，春水難量舊恨深；
華嚴瀑布高千尺，未及卿卿愛我情！
烏舍凌波肌似雪，親持紅葉索題詩；
還卿一鉢無情淚，恨不相逢未鬢時！
碧玉莫愁身世賤，同鄉仙子獨消魂；
袈裟點點疑櫻瓣，半是脂痕半淚痕！
九年面壁成空相，持錫東來悔晤卿；
我本負人今已矣，任他人作樂中箏！

這些詩之深深地懷念着靜子對他的情愛和關切，是顯然可見的，孰謂曼殊是薄倖人哉！從他

和靜子絕裾以別的情況來看，他是爲了過去的宗教誓言所束縛，他寧可終生受苦，而不願意違背他的誓言，這是何等的智慧與定力，戒定慧三者正是佛家的最重要的誓約。

在曼殊詩集中，對調箏人所贈的詩和所贈的畫，特別多。這裏我先來談談贈調箏人的詩，讀者諸君，不要忘記曼殊初訪姨母家，不久即發高燒，臥病於靜子的閨房，房中就有一種叫做「箏」的樂器，靜子是擅長彈箏的，因物及人，於是對調箏人發生特別的情感，這是所謂慰情於無，真是多情人所作的特別表示。箏是我國古樂器，其式略與琴瑟相似，我國近日教彈箏的甚多，這是從日本回籠的。日本的風俗，每宴客，常召藝妓陪宴。作者初來台灣，在高雄登岸，時新生報正派人在高麗辦南版，即今日之新聞報。負責人唐君，設宴爲我洗塵，席設座位內外各一層，似另有陪席之人，異之。唐君告我：此日本之遺風，宴客必有藝妓陪座也，四十六年，作者訪問日本，多次遇到這種場面，與高雄所見者不同，所有藝妓皆高髻日裝，粉白脂紅黛綠，都十分濃艷，各攜樂器，坐於客後，時或與客對飲或代飲，無世俗猥褻舉動。酒過數巡，則起作扇舞或調箏奏曲，音韻殊堪入耳。主人必有起而應之者，或舞或歌，飲宴乃告段落。曼殊自首次歸省，東渡多次，飲宴必多，故常遇調箏人，而常贈之以詩，以示親物思人之意。曼殊誠多情入哉！茲錄其贈調箏人之詩目於次：

爲調箏人韻像
寄調箏人

(三) 革命奇僧曼殊上人

調箏人將行，屬續紅粉江山圖，題贈二絕

收拾禪心

為調箏人續像

寄調箏人

乍聽驪歌

這些詩有的收在燕子龕詩集中，有的名言贈箏人，有的雖未言，實際是送給調箏人的，為數尚多。從這些詩中，我們可以理解曼殊所續像的調箏人，實在不止一個，以他這樣個體風流的佳公子型的美少年詩僧，調箏人對他特別感到興趣，與之交往彌深，情有所鍾，實亦不足為奇。茲摘錄數首如下，以見曼殊對調箏人之一往情深。

乍聽驪歌似有情，危絃遠發客魂驚；
何心描畫閉金粉，枯木寒山滿古城。

送君歸去海潮生，點染生綃好贈行；
五里徘徊仍遠別，未應辛苦為調箏。

(調箏人將行，屬續金粉江山圖，題贈二集)
從「枯木寒山滿古城」句看，此詩此圖作於冬天。從「送君歸去海潮生」句看，曼殊是在送調箏人，但從「五里徘徊仍遠別」句看，則調箏人先送曼殊，曼殊後送之。「五里一徘徊」是孔雀東南飛裏面的一句詩，大家都知道孔雀東南飛這首古詩，是描寫廬江小吏焦仲卿妻，不見容於焦母，迫令大歸，二人同死，死後墓上各生一樹，枝柯互相盤結，幾乎合成一體。曼殊用這句詩來送調箏人，足證他們情深似海，「五里徘徊仍遠別，未應辛苦為調箏」，足證將別時，調箏人還為特彈一曲，難解難分之景，可見一般。

又寄調箏人云：

「偷嘗仙女塵中露，幾度臨風拭淚痕；
日日思君令人老，孤窗無奈正黃昏。」

也是纏綿悱惻之至。另有寄調箏人一詩云：

「淡掃蛾眉朝畫師，同心華髻結青絲，
一杯顏色和雙淚，寫就梨花付與誰？」

這是他為調箏人畫了一幅像，但是雙方已消息隔絕，無從寄發，故有「寫就梨花付與誰」之句，他似乎一度為了調箏人之故而作廢戒的想法，如云：

「收拾禪心侍鏡台，沾泥殘絮有沈哀；
湘絃洒遍胭脂淚，香火重生劫後灰。」

此詩並無題目，但從「湘絃洒遍胭脂淚」一句看，是為調箏人而作無疑。前面說過，調箏人是一種藝妓，雖不同於倚門賣笑之娼妓，但是生張熟魏，暮楚朝秦，也是一種惟利是圖的人，何致使曼殊傾倒如此之深？由此，可知其意似另有真正為音樂欣賞而調箏的人，這個呼之欲出的「調箏人」，非靜子而誰？故作者認為曼殊對調箏人特別有情，而且纏綿達於極點，是對靜子的懺悔之作。

和曼殊來往的詩人，都是國內第一流作家，如嶺南的黃節晦關、蔡哲夫等，如上海的于右任等，而南社中人如劉三季平、柳棄疾亞子、葉楚傖小鳳，以及陳去病等都是他的密友，而劉三與柳亞子往來似更密切，他多次到吳江縣的盛澤鎮，那是柳亞子的家所在。他和劉三三詩，集中佔着最多的數量，幾乎在什麼地方都會想到劉三，

如在東京時，有句云：

「九年面壁成空想，萬里歸來一病身；
淚眼更誰愁似我，親前猶自憶詞人。」

題云憶劉三天梅（姓高，亦南社鉅子之一）

自註云：「東來與慈親相會，忽感劉三天梅，
去我萬里，不知涕泗之橫流也」。又有懷的三首之一云：

「生天成佛我何能，幽夢無憑恨不勝；
多謝劉三問消息，尚留微命作詩僧。」

又有句云：

「劉三舊是多情種，浪跡煙霞又一年；
近日詩腸鏡幾許，可能伴我聽啼鴉！」

甚至在落花堆上打坐也想到劉三，期望他伴同打坐，其句云：「落花深尺許，不用帶蒲團。」其交誼之深，由此可見。

其吳門依易生韻，都達十一首。易生何人？不詳，當是曼殊的詩友之一，其中數首頗堪回味，特錄如下：

「江南花草盡愁根，惹得吳娃笑語頻；
獨有傷心驢背客，暮烟疏雨過闌門。」

「姑蘇台畔夕陽斜，寶馬金鞍翡翠車；
一自美人和淚去，河山終古是天涯。」

「萬戶千門畫劫灰，吳姬含笑踏青來；
今日已無天下色，莫牽鹿鹿上蘇台。」

「白水青山未盡思，人間天上兩霏微；
輕風細雨紅泥寺，不見僧歸見燕歸。」

有人說曼殊之詩多纏綿哀怨之作，有損人志氣之可能。他自寫心中哀怨，即景生情，輕靈飄逸，無烟火氣，自屬詩中之上選。但其家國的淪亡之痛，時亦寓於詩篇中，如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云：「蹈海魯連不帝秦，茫茫烟水着浮生，國民孤憤英雄淚，洒上生綃贈故人。」又過戶平延平誕生處，有句云：「行人遙指鄭公石，沙白松青夕照邊；極目神州餘子盡，袈裟和淚伏碑前。」是何等的家國淪亡之痛，而有發人深省處。

總之，曼殊身世淒涼，遭遇之慘，有人所難於想像者，其所感所懷，自亦與人不同。在其「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先」一題云：「契闊死生君莫問，行雲流水一孤僧；無端狂笑無端哭，總有歡腸已如冰」。此處所謂仲先，當指陳獨秀仲甫；此詩道盡了曼殊內心的痛苦之深。

蕭洒淡遠的天才畫

繪畫是曼殊的絕活之一。但是在東京習畫，可能習的西洋畫，而且在曼殊有關的各種記載中，也沒有他繼續學畫的事實。所以他的畫，完全天才畫，但是自具工力，而為人所喜愛，得之者什襲珍藏，愛惜備至，其輾轉求畫者，曼殊皆漫允之而已。這是因為他的作畫，完全是興之所至，情之所趨。不管什麼紙，什麼顏色，只要他高興，便可以作畫，初無畫家講求紙、筆、墨、色的習慣，如某君持扇，扇面空白，曼殊一時興起，即以胭脂為其題畫扇面，而賦句云：「為君眷作傷心畫，妙跡何勞劫火灰；今日圖成渾不似，胭脂和淚落紛紛。」他的名士氣氛，由此可見。

一般。

在曼殊集中，他所畫的都是出於自己的意志，而並不是受人之託而畫者，有時候他畫與正發而適有求之者，則亦有緣。如東京奉母家居，適讀譚嗣同潼關詩，有作畫意，其姊榎本榮子索畫，則以此意畫而贈之。潼關詩見前引，此不再錄。

曼殊在明德中學，作俗裝，稱蘇玄琰，終日閉門不出，時在作畫，同事諸君子殆不知其為僧，且不知其為能詩能畫之文藝家。一日，忽易僧裝，杖策而去，即不復返。曾至衡山，宿雨華庵，老僧索畫，曼殊忽然想起天然和尚的詩：「悵望湖州未敢歸，故園楊柳欲依依。忍看國破先離俗，但道規存便返扉；萬里飄蓬雙布履，十年回首一僧衣；悲歡話盡寒山在，殘雪孤峯望曉暉。」曼殊即以此意作畫以贈之，此蓋所謂有緣也。

曼殊至暹羅曼谷，有西村澄者，以所作耶馬溪夕照圖向曼殊請教，並索畫。曼殊評之曰：「西村傑作，有唐人之致，去其纖；有北宋之雄，去其獷，遂縱筆作此答之。」由此，可知曼殊不僅是畫家，而且對畫史有豐富之知識，同時是一個畫評家。

對熟知的朋友，曼殊有時應其請而作畫，有時自行作畫以贈之。如曼谷將至錫蘭時，他特應他的親愛至友佩珊之請而作畫。這位佩珊當是在曼谷所結交的女士，畫跋中有一與余最親愛者」之語。適劉三寄詩遙贈，詩云：「早歲耽禪見性真，江山故宅獨愴神；担經忽作圖南計，白馬投荒第二人。」曼殊即以詩意作畫贈之。藝術家

的技術，到了很高的境界，只要有一點啟示，便可作成有意義的作品。由上述諸例觀之，可知曼殊對畫事的造詣之深。

劉三與曼殊交誼至深，行踪也時常不離左右，故作畫以贈劉三者甚多。如乙巳年與劉三遊南京，至鷄鳴寺，百感交集，畫示劉三，此其一。如夜宿輅光聞鶯聲，題詩一絕寄劉三，此即前所引述「劉三舊是多情種」之詩也，並繫以畫，此其二。如「劉三工詩善飲，余東居，書文姬圖寄之」，此其三。此外，粵人蔡哲夫夫婦與曼殊交往亦密，得其贈畫亦多，裝成冊頁，藏於寒瓊樓。二十五年于右任為促進黨內團結至粵，哲夫宴之，特出此冊，請于先生題字，珍惜之情，可見一般。

曼殊好作江干蕭寺圖，曾畫三次。第一次是畫來送給印度波羅罕居士的。居士在華，與曼殊往來甚洽，故畫此圖以贈之；但尚未寄出，為上海周柏年所見而愛之，遂以轉贈，後來另作一幅以寄贈，自謂「鉢羅罕居士西歸焚土，余常作江干蕭寺圖贈別，距今半載，剎那間耳，扶病作此，以寄知音。」後來又畫一幅叫做「崖山奇石壁圖」的，實亦江干蕭寺圖之境。章太炎在這幅畫上，題以元人陳元孝的詩：

「山木蕭蕭風更吹，兩崖雲雨至今悲！一聲杜宇啼荒殿，十載愁人拜古祠；海水有門分上下，江山無地限華夷！停舟我亦艱難日，愧向蒼苔讀舊碑。」

曼殊屢作此圖，一般人但欣賞其藝術，而不

知其寓有家國淪亡之痛的愛國情操，經章氏題此一詩，此意始為人所知。崖山即宋陸秀夫負幼帝昺自此投海自盡，宋室遂亡。其地有廟有碑，曼殊在此駐錫甚久，故印象深刻，內心沉痛，故屢作此圖以寓意。曼殊作畫，常寓類此深意，惜世人能解者不多耳。

曼殊名士氣極重，但對友則不負信義。他在南京陸軍小學任教時，與趙聲首先交誼最深，曾允贈畫一幅，但在黃花崗之役，百先憂病而卒，曼殊為踐諾言，仍作一畫，曾記其與百先交遊云：「趙百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，百先為新軍第三標標統，始與相識，余曠為將才也。每次過從，必命兵士攜壺購板鴨黃酒。百先豪於飲，余亦雄於食。既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，或相與馳騁於龍蟠虎踞之間，至樂也。別後作畫，情劉三為題定庵絕句贈之曰：絕域從軍計惘然，東南幽恨滿詞箋；一簫一劍平生意，負盡狂名十五年。」按此畫成後，未達於百先，後焚於墓前，以償夙諾，曼殊誠信人也。他曾和友人有約，相偕歸隱，並允作圖；但當他自南洋返國時，友人已卒，不但未能偕隱，並且連作圖相贈，都無法實踐，內心悲痛之深，不可以言語形容。

曼殊讀陸放翁詩：「衣上征塵雜酒痕，遠遊無處不銷魂；此身合是詩人未？細雨騎驢入劍門！」時曼殊正寓一山寺中，即以其意，作成劍門圖，懸於壁間，翌日即被一番客竊去，曼殊所作之畫，令人喜愛，此香客亦誠雅賊哉！

柳亞子的燕子愈遺詩序，述其軼事及評其畫

，有云：

「……余初識曼殊，以儀徵劉師培君為介，願君棲窮島，余墊荒江，未獲數相見也。武昌樹幟，余在濱讀，值先烈陳英士先生異軍突起，君自南土來書，謂『邇者振大漢之天聲，想諸公都在劍影刀光中，抵掌而談，不慧遠適異國，惟有神馳左右耳。』又曰：『壯士橫刀看草檄，美人挾瑟請題詩，遙知亞子此時樂也。』蓋與會鷗舉，不可一世矣。和議既成，莽操尸位，黨人無以發憤，則磨集海上，日夕歌飲北里；君亦翩然來，遊戲宛洛，經過李趙，吾二人未常不相與偕也。……君工愁善病，顧健飲啖，日食摩爾登糖三袋，謂是茶花女酷嗜之物，余常以芋頭餅餉之，一夕俱盡，明日腹痛勿能起。又嗜呂宋雪茄烟，但囊中金盡，無所得資，則碎所飾義齒金質者，持以易烟。其他行事類此，人目為癡。然談言微中，君實不癡也。嘗共余月旦同時流輩，余意多可稍否，君謂『亞子太丘道廣，將謂舉世盡賢者？』余曰：『和尚將謂舉世盡不肖耶？』相與撫掌而罷。……君好為小詩，多綺語，有如昔人所謂『却扇一顧傾城無色』者。又善畫，蕭疏淡遠，似不食人間烟火物。往還書問，好以粉紅箋作蠅頭細楷，造語亦絕後，恆為悲感及多情之談，蓋蘇長公滿肚皮不合時宜，藉此發洩耳。……」

從柳亞子的這篇序文中，可知他們兩人的交誼之深，故柳某知曼殊之軼事甚多。錄此一文，既可明知曼殊適性而行的許多事例，又可以

時人對曼殊的詩與畫之觀感。「蕭疏淡遠，似不食人間烟火」，其意境之高，可以想見。

曼殊的畫，劉師培之妻何震，曾集為畫譜，而由曼殊為之序。他除扼要敘述中國畫史上的諸名家之特色外，對那時的人，「多忽略於形像，故畫馬而不解為何物，或專事臨摹，苟且自安，而詭詭自矜者有焉。」他對於這些自鳴為畫家的人，似乎表示非常的不滿。特別引用明李流芳的一段話：「余畫無師承，又不喜觀摩古人，雖或仿之，然求其似，了不可得。」於是曼殊發表他自己的意見說：「夫學古人者，固非求其似之謂也。子久、仲圭學董、巨，元鎮學荆關，彥敬學二米，亦成其為元鎮子久、仲圭、彥敬而已，何必如今之臨摹古人者哉！」這是說，學畫可以摹擬，但不可無創造；有創造能力者，無所師承，亦能成家，如李流芳。曼殊的畫，正是無所師承的一派，我們可以稱之為創造派或師法自然派。他說：「衲三至扶桑，一省慈母，山河秀麗，寂相盈眸。爾時何震搜納畫，將付梨棗。顧衲經緯飄零，塵勞行脚，所納十不一存。」從這幾句話中，我們可以理解曼殊的畫，實師法自然，而所畫隨手散去，故手頭存畫不多。但留落人間者，為量較畫譜所集不知多出若干倍，惟不易收集耳。

身後埋首在西湖

曼殊既卒，友人擬為之搜集遺著刊印全集者頗多，如葉楚傖、劉季平等，都有此願，但皆以事未果。書商集部分的曼殊詩、文、小說以行世者，皆非全貌。如王德鐘所輯之燕子愈遺詩以及

在台流行之蘇曼殊大師集，都只收部分的著作。北伐完成以後，始由柳亞子之子柳無忌，廣行搜羅，成曼殊大師全集，最稱完備。但不知此間藏有此書者否？曼殊初卒時，滇中某貴人願以千金，為曼殊刊印全部詩、文、詩、畫與小說，初無成就，不知道柳無忌能成此巨構，與此項經費有無關連？柳集的缺點，則在所收之畫不多，當時已成廣陵散，什襲珍藏者豈肯輕易以其真跡示人？若在照相發達的今天，那就不成問題。作者虔誠期望反攻大陸完成後，我們能够搜集更多曼殊的畫和柳無忌尚未搜集到的詩文小說，出一本最完備的曼殊全集。

曼殊生前最歡喜流連的地方，是杭州西湖。他先後遊西湖者不下十餘次，留居時間數日至數月不等。朋友們知道他喜愛西湖，故大家同意決定其埋首之所為西湖的孤山。那是位於林和靖放鶴亭西側的孤山北岸，面裏西湖，對寶石山，負聖因寺（為乾隆下江南時的建築物，後改為中央公園），與蘇小小墓和秋瑾墓相去均不遠，名士美人，常伴此身世淒涼而堅決地以情求道的革命詩僧，朋友們為他身後事的設計，可謂周到之至。曼殊天上其有知，當含笑瞑目了。

作者舊讀曼殊的詩、文、小說，斷鴻零鴻，未能竟事，但對其情性之辨的精確與堅定，則非常的佩服，對其身世，則寄以無限的同情。

民國十九年作者在國立中央大學畢業旅行，特別在孤山之陰，尋求其墓園。墓側有路，故能在蔓草中發現其窈形的水泥墓。後來執教西子湖畔，先後達七年之久，如無他事，則必於清明節

攜鮮花一束，致祭於曼殊墓前。所謂他事，在清明附近，則為常有之事，如友人來杭之作義務嚮導，團體來遊之接洽住處與導遊，童子軍春季露營之營地接洽等，都是我應該做的事。除了這些須在清明日要辦之外，必向曼殊墓致祭，以示追

思。而今之為此一文，亦盼社會人士對此革命奇僧有所同情與追憶，亦以知推翻滿清之革命運動中，僧界亦不後於人，曼殊與宗仰其著者也。
(全文完)
六十六年五月於台北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
定價肆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新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一論諸葛亮一、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，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，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喬家才先生又一名著：

海天感舊錄

定價肆拾元

要目：戴笠將軍策反奇勳，戴笠將軍的人情味，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，山西光復前後，黃埔當年鐵與血，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，考城戴秋陽，西安事變外一章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，楊立奎獨力鬥學聯等十篇十餘萬言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